

【彭启羽◎著】

『飄』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爸爸的日记

【彭启羽◎著】

「飄」



爸爸的日记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飘”爸爸的日记/彭启羽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3. 3

ISBN 7-209-03213-4

I. 飘... II. 彭... III. 家庭教育 IV. G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6341 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 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新华书店经销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0×1230 毫米 24 开本 8.25 印张 2 插页 120 千字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定价: 15.00 元

序

真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之间，儿子已从一个牙牙学语的幼儿长成了一位英俊漂亮的大三学生，嘴唇上长出了一层黑乎乎的绒毛，个子也窜得比我高出了大半个头。儿子的成熟，是否就意味着父亲的衰老？每当这时，我望着儿子，心头充满自豪感的同时，不免又产生出几许淡淡的惆怅。我真的老了吗？

妻子下岗后闲着无事，忽然心血来潮，接受了儿子的建议，决定把她这些年写的日记整理一下拿去出版。妻子除了一大堆工作笔记外，还有几本生了儿子后专门记录她初为人母一些点滴感受的日记，记录着她与儿子精神思想的交往过程，把这些年抚育培养儿子的种种酸甜苦辣，伴随儿子成长的喜怒哀乐都通通记录了下来。可以说这几本日记，就是她伴随着儿子一起成长的心路历程。儿子是她最得意的作品，是她一生最大的骄傲。每当她站在儿子面前，望着眼前这个壮实如牛犊般的大小伙子，嘴角眉梢都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幸福笑意。回想起这些年她为孩子付出的一切，她是有权利有资格感到骄傲的。为孩子的成长她付出了很多很多，在这方面，我这个当父

亲的只能自愧不如，汗颜赤面。

尽管她爱孩子爱得胜过自己的生命，但在教育和抚养孩子方面，却少有无原则的娇宠和溺爱。我们家有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孩子和大人之间可以经常交流思想。我们都认为经常跟孩子交换思想对孩子的成长和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是非常有益的。中国人很讲究含蓄，许多家庭，甚至夫妻之间、父子之间也不肯过多地交流。万不得已需要表述思想感情时也是做一些莫名其妙的动作让对方去领悟。这是一件非常浪费精力又非常伤脑筋的事，往往还会招来适得其反的误解，是十分有害的。所以，从孩子诞生那天起，我们就决定要彻底摒弃那种劣质的传统，从孩子小时就注重同他感情上的交流，并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来说就相当前卫的口号：跟孩子做好朋友！

我早在大学时代就开始记日记，把日记当成为创作积累素材的一种手段，已坚持了几十年。老婆是生了孩子后才开始写日记的。她说：为了儿子将来能了解初来人世的情形，了解父母为抚育他所花费的心血与精力，她要坚持记日记；而且将一直记下去，直到儿子成为一名有作为的人。她的这种精神感染了我，于是我也开始在日记中记录下儿子从小到大我与她的一些交流交往过程。我们的日记一直各自放在自己的抽屉里。在这件事情上，她表现得非常淑女，我也十分绅士，虽然近在咫尺，伸手可及，可我们从来都没有翻过对方的日记。没想到，儿子对此却毫不客气，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偷读了。也许这正合梁颜

记日记的初衷，她不就是要让孩子长大后能了解初来人世的情形和这些年他与父母一道成长的心路历程吗？

儿子怂恿起他妈的极积性以后又来游说我。他觉得把我们两人关于抚育培养他的心得体会从日记里提出来，稍加整理和润色，就是两部很不错的书。儿子没事经常逛书店，近段时间各大出版社都在重点推出父母类阅读的刊物。这些读物主要是站在孩子的立场，要求父母去怎样理解孩子。但站在父母的角度，向社会和孩子深刻剖析出父母真实的心灵世界类的书籍却是一大空白点。我们如果能抓住机会迅速将各自的日记整理出版，不仅能弥补这一出版界的空白，而且对广大做父母的人来说，也是一种得到来自社会理解的途径。对孩子来说，是尝试与父母沟通的第一步，也是学会为他人着想的第一步。

我觉得儿子说得有道理，他的这种社会责任感还真令我有些感动。如果我们的这些日记真会给其他的父母和孩子一些启示，真会为天下的父母和孩子心灵上的沟通提供一些帮助，也将是我们的莫大欣慰。

目 录 CONTENTS

- 来了个“第三者” / [1]
粮票、鸡蛋与戒烟 / [16]
卧水求鲤 / [27]
唐诗与“大脑壳” / [35]
爬起来，做个真正的男子汉 / [42]
闹得凶的孩子也没奶吃 / [46]
侠客之家 / [51]
七点比四点大 / [55]
走丢了，就站在原地别动 / [65]
养儿须当孙仲谋 / [71]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 / [75]
借书风波 / [79]
暂时借给你 5 分 / [86]
本案由你裁决 / [92]
见习领导 / [102]
儿子的第一次“外事活动” / [122]
足球飞，飞到哪里去 / [127]
让你的对手向你敬礼 / [138]
地图上的旅游 / [146]
都市 E 族 / [153]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 [168]

·

读书的动机与目的 / [178]

后记 / [191]

来了个“第三者”

1982年12月10日

9日晚医生宣布梁颜需要剖腹产以后，我的一颗心就悬在了半空中。梁颜更加害怕，死死地拉着我的手不肯让我走，但我还是被护士毫不留情地撵出了产房。我和梁颜手指松开的那一刹那，竟然产生出一种生离死别的恐慌和悲伤。

深夜的病房宁静而深邃，我和母亲焦急地守在过道上。母亲是过来人，显得比我沉着许多。坐在椅子上静静地等待着，像是一位有经验有耐心的旅客在等待着一列晚点的列车。我却没有母亲那么有定力，梁颜那声声撕肝裂肺的惨叫，就像刀子一下又一下地刺进我的心中，像锯子一样锯割着我的神经。

后来，也许是打了麻药，梁颜不再大声叫唤了，但这无声的沉闷比有声的呻吟更使我害怕。声音还使我可以感觉到梁颜的存在，沉寂却让我的精神找不着任何依附。我像热锅上的蚂蚁般地来回走动着，大口大口地抽着烟，舌头都被烟熏得焦苦麻木，嘴皮都干起了白壳，还是不屈不挠地抽着，像是自己在跟自己较劲。

不知过了多久多久，凝重的氛围中终于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我心头一震，忍不住轻声叫起来。母亲以为我是神经过敏，很快她也听见了，此时的产房里只有妻

子一人生产，婴儿的哭声不会是从别的妈妈的身边传来，一定是我们的孩子出生了！

我刚刚松了一口气，还没来得及高兴，便又马上更加紧张起来。因为传进我耳朵的哭声一点儿也称不上响亮，而是非常细微，有气无力，这让我比原先更增添了一层忧虑。如果说以前我最担心的是梁颜能否顺利生产，那我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梁颜是否平安，会不会出现产后大出血，孩子是否健康，有没有什么生理缺陷。我很想立即冲进去，冲到梁颜身边，紧紧地握住她的手，用无声的行动告诉她：亲爱的，什么都别害怕，一切有我！我想冲过去从护士手中抢过孩子，把孩子仔仔细细地看个够。可我却又不敢冲进去，我害怕真会出现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

里面再次传来婴儿的啼哭。这哭声在寒冬黎明前如幕的黑暗里，在医院过道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是那样的微弱，那样的孤独无助。像根无形的绳子系在我的心尖上并狠狠地拉扯了一下，使我感到一阵莫名的心痛，整个身心都被扯了进去。

一位护士从产房里出来，见惯不惊地告诉我们取出来了，是个儿子。我当时脑子昏沉沉的，竟忘了问他们母子的情况，因为我到此也还有点不相信这是事实。又过了好一阵子，一位护士手托襁褓走了出来，老远就笑着说：恭喜你，是个儿子！护士的笑容顿时拂去了我心头一半忧虑。

母亲迫不及待地冲过去，想要接过孩子。护士笑着摇头拒绝说，别动，就这样看。母亲才看一眼就抢着说：“好漂亮，像你。”儿子闭着眼，一副大大咧咧谁也不爱理的样子。

我仔细地看了好一阵，也没看出他到底像我们俩哪一个。心头产生出一种怪怪的感觉，这就是我的儿子？我有儿子了？尽管他已在他母亲肚里孕育了九个月，尽管我们已经在医院折腾了近一个星期，可我还是觉得他来得有点突然，有点猝不及防。好像还没有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小家伙就毫不客气地闯了进来。就像一场梦。

突然，小家伙儿的眼睛睁开了一下，柔和的灯光下，他那如漆点的小眼睛是那么亮，如同两颗黎明前的启明星。一时间，我心头所有的忧虑、惶然、焦急、兴奋、激动，都在他这一举目之间完全溶化了，在灯光下溶化成一团奶黄色的迷雾。

孩子被护士匆匆抱走。这时我才记起应该看看时间，一抬腕，已经是凌晨六点四十五分了，日期是1982年12月10日。

没过多久，护士推着梁颜出了产房。她静静地躺在床上，浓浓的长睫毛遮住了她那双大大的眼睛。我默默地看着她，她睡得是那样安详，仿佛刚才那种声嘶力竭的痛苦喊叫都是一种没有发生的幻觉。我知道她太累了，需要好好地睡一觉，不忍心叫醒她。但我更知道她现在正在等我，我们彼此都有好多好多的话需要相互倾诉。我伸出手紧紧地握住她的一只手，她的手在我的手中轻轻地动了动，这是她对我呼唤的回答。这一轻微的反应就已经够了，它已经倾诉了我们心头的千言万语。这是手与手的耳语，心与心的对话，用只有我们才能相互破译的感情密码。

1982年12月12日

有人说：女人坐月子，男人做月子。这话一点不假。这几天，梁颜舒服自在地躺在医院里，尽情享受着初为人母的喜悦。我可就累惨了，什么鸡汤鱼汤、醪糟鸡蛋，把我忙得一塌糊涂。幸亏有母亲帮忙，把各种活儿承担了一大半，不然我一个人还真玩它不转。还是老婆心疼人，见我这样子，时时关照我不要累着了。我心头很感动，嘴里却强充硬汉，口口声声称没事。把老婆生孩子的情形一想，我做老公的受这点累又算啥呢？

这几天，我一直都处在一种极度的亢奋之中。说句不好意思的话，在过去，我心中所有的感情，所有的爱意，都是放在梁颜身上的。就是孩子刚出世的那两天，我也还没从这种情感中挣脱出来，总觉得我们才刚刚结婚，我们的蜜月还没过完，我们还没爱够爱尽兴，孩子就突然像个从天而降的“第三者”横在了我们两人之间，使我感到有些措手不及。特别是当我看见梁颜在看到孩子时眼中流露出的那种如蜜似的柔情爱意，心头甚至产生出了几分妒忌：这种眼神，这种爱，以前可只是我一个人独享的啊！

但很快，我内心的情感也被孩子占据去，所有的忧虑和喜悦都聚集在了孩子身上。只要一离开医院，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单位，心头总是不踏实，总牵挂着孩子，只想跑回医院去守着，好像只要我在医院里，孩子就会平安无事，我一离开，孩子的安全就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一样。我当然知道，这种种担忧都是没必要的。其实，我就是守在医院也不能见着儿子，儿子被放在育婴室，只能在每天固定的两段时间里才能抱出来半个小时。但我就是摆脱不了这种担忧，担忧就像我的影子一

样，始终跟随着我。

1982年12月14日

单位领导对我十分体谅，这些天基本上没安排我什么工作，甚至还说要事可以随便走，但我每天还是坚持到办公室去坐坐，并不是想得到领导和同事的什么好评，只是觉得一个男子汉，不应该过于儿女情长。过去，我从心眼儿里就看不起那些整天围着老婆孩子打转的小男人，认为他们没有男子气；现在轮到自己头上，才知道“儿女痛人心”这句话说得是多么的中肯。所以，尽管我表面上在外人面前时时都不忘表现出一个男人的矜持和稳重，内心却焦虑地等待着孩子被抱出育婴室的时间，早早地就守在病房里。

每天和孩子见面的时刻，我最羡慕的就是梁颜，她可以大老远地就张开双臂迎接孩子，可以把孩子抱在怀里不停地亲吻，不停地叫心肝宝贝。我也非常渴望像她那样，抱住孩子尽量宣泄自己的感情，可又不能那样肆无忌惮，我怕人家笑话，我怕在别人眼里不像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坐机关的干部，不像个大老爷们。个中滋味，真不好受却又无法说。

1982年12月16日

梁颜和孩子终于可以出院了。中午，母亲抱着孩子，我用自行车推着梁颜，一家三代四口幸福地走在成都冬日少有的阳光下，兴致勃勃地回到了我们那个狭小却非常温暖的家中。梁颜进屋后看着被我弄得乱七八糟的屋子，没有责怪，而是从心底发出一声由衷的感叹：回来了！

安顿下来后，我请来的保姆也到了，母亲忙了这么多天，就回大姐家休息去了。我迫不及待地抱起儿子。儿子睁着圆圆的小眼睛滴溜溜地看着我，我也目光定定地看着他。我和儿子这样的对视已经不止一次了。这些天，儿子的双眸已经成了一本让我百看不厌的书，每次我都从他的眼中读出崭新的内容。

每当这时，儿子也表现得非常乖，也总是这样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双眼。我们在彼此地阅读对方，我们彼此通过对方的瞳仁，把自己内心的情感汨汨地流淌到对方的心灵深处，也接受着对方目光传来的心灵回音。

每当我和儿子这样注视一次，仿佛就彼此更加深切地了解了一层。这种目光与目光的交织和洞穿，使我和孩子感情上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不知不觉中，孩子成了这个家庭的主角，也成了联系我们家庭成员的一种纽带。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和梁颜的过去，不管是要死要活的恋爱时光，还是如胶似漆的新婚燕尔，都有着很大的随意性，更像一对热恋中游戏人生的同居者，只有到了孩子降临后，方觉得现在的家庭才像个真正意义上的家了。

这些天，总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时时地回响着：我有儿子了，我当父亲了！这声音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兴奋和自豪，更多的是一种提醒，唤起我身上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我发现，这种责任感在梁颜身上也迅速地涌现出来，由于她是母亲，感情比我要外露一些，所以许多时候表现得比我还强烈。

1982年12月18日

今天坐在办公室里，忽然想起鲁迅先生的一首小

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十几岁读到它时，心头很以为然，认为先生是在为自己的儿女情长作辩解。现在我才真正理解到先生那种浓烈的舐犊之情。

我现在的情形就跟先生的那时一模一样，他是时时回眸，我是分分牵挂。坐在办公室里，心头则时刻挂念着家里的情况，总觉得我不在家守着就会出什么事情。保姆给孩子洗澡时会不会不小心将他烫着或者冻着？孩子饿不饿，会不会肚子痛？孩子被窝里的热水袋换没换，会不会受凉？听说孩子太热了也不好，也会捂出毛病，她们万一没注意被窝里的温度怎么办？总之，我整天心头都被这些无聊的念头搞得六神无主，有时甚至自己想些事情来把自己吓得心惊肉跳。

我再也坐不住了，又决定溜回家里看一看。这些天，我经常身不由己地往家里跑，每次跑回去时家里都一切正常。跑回去后我又不好意思说真心话，害怕保姆和梁颜嘲笑，总是找借口说“有东西落在家里，需要回来拿”。每次跑回去后就告诫自己以后再也不能这样浮躁虚恍了，但第二天开始又沉不住气，又只想往家里跑。儿子就像一根挣不掉的丝线，牢牢地系在我的心头。

我跑回家时，保姆不在，出去买东西去了。梁颜坐在床头奶孩子，见我进门睁着一双大大的睛眼盯着我。我不好意思地说：“出来办点事，顺路回来看看。”梁颜对着我意味深长地抿嘴一笑。我的心思被她的这一笑洞穿了，正好保姆不在，为掩饰尴尬，我趁机凑过去打闹道：“我饿了，让我也吃几口。”梁颜也亲热地给我一巴掌：“虚哥，现在雄纠纠的，真叫你哑的时候，又没用

了!”

孩子出生的第二天，同病房的人就告诉我们，必须马上把奶水咂出来，不然的话回了奶，以后就再也没奶水奶孩子了。而这个咂奶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理所当然地应该由我这个当爸爸的人来承担。这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容有丝毫懈怠。因此也不敢再做道貌岸然状，只得在没人时把头伸进梁颜的怀里，含着她的乳头吮咂起来。

不料，我真正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把嘴皮子都咂痛了，也没能咂出半滴奶汁，后来还是借来吸奶器才吸了出来。幸亏当时多了个心眼，没像25号床的那个丈夫当着大家的面为孩子咂奶头，不然还真会让我搁不下面子。

梁颜见我有点挪不开脸面，就主动转开话题，说儿子今天望着她笑了。她抱起孩子对着我说：“乖乖，来，望着爸爸笑一个。”小家伙吃饱喝足了，闭着眼憨睡，任凭他妈如何哄逗，都不肯睁开眼正眼瞧我一下。我伸出手在他脸蛋上轻轻地弄了一下，故意说：“你这个小坏蛋，吃老子的，穿老子的，还敢不把老子放在眼里！”儿子忽然一瘪嘴哭了起来，梁颜立刻心疼地抱在怀里又拍又哄，嘴里一个劲地说：“乖儿子别哭了，别哭了，打你这个坏爸爸，都是你这个爸爸不好，把我们王昊弄哭了……”

保姆刚好进来，连忙放下东西，过来问：“出了什么事？”梁颜说是我把孩子逗哭了。我知道梁颜接下来要在保姆面前取笑我，连忙抽身就走，一边走一边说：“是他自己爱哭，没我啥子事啊。”

出门的那一刹那，我听到了梁颜幸灾乐祸的笑声。

1982年12月19日

今天晚上，儿子吃饱了就躺在被窝里睡大觉，我坐在床前陪梁颜说话。梁颜说：“现在我才真正的知道了啥子叫心痛，真的。”她说，“现在只要一想起儿子，心窝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隐隐作痛的感觉。”

其实这种感觉我也有，有时它是一种热乎乎的焦躁，有时它又是一种空落落的慌乱，有时则又是一种惊颤颤的牵扯。不管是哪种情况的隐痛，它的根子都连接在儿子那一头，儿子的身牵扯着父母的心。

但是，我的这种隐痛却又不好意思说出来。不光是矜持，还有一种更深沉的原因，就是不愿意让梁颜过多地看见我的儿女之情。我觉得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我都应该成为她和孩子的主心骨，过多的儿女情长则是一种没有男人气质的表现。在家里，母亲是一湾柔情的水，父亲就应该是一座坚强的山。也许，这就是我初生的儿子给我带来的一种感悟和启示：把千分的情和万分的爱都尽量埋在心里，默默地用脊梁支撑起一方天空，这才是一个父亲的真正内涵。

梁颜把头靠在我的肩上，温柔地说：“你一直希望生个女儿，结果还是一个儿子，是不是有些失望？”我说：“你是在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对我说话？”梁颜真诚地说：“哪儿呢？我是怕你心头不高兴。”我也认真地对她说：“我高兴，我现在已经被这小子给弄得神魂颠倒了。”

梁颜一下觉得很满足，紧紧地依偎在我的身边无限神往地说：“我们的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应该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我说：“优秀不优秀，后天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梁颜说：“天齐，你发誓，保证以后不管遇